

宋教仁遇刺偵破記詳(下)

萬 墨 林

大審之日證辯詳情

民國二年的三月廿四日，不曉得是洋人的什麼節日，這一天會審公堂放假，照例停止審訊，黃金榮他們唯恐遲延時間，又生變化；因袁世凱、趙秉鈞爲了掩飾自己的罪行，可能會採取一切手段來阻撓審訊，而應桂馨在上海又有財有勢，他一進監牢便開始大事活動，到處造謠爲自己脫罪，他請了著名的羅禮士、高耶、瓊斯、艾立斯四位外國大律師，爲其辯護，可見其氣餒之盛。英國總巡捕覺得此事也不宜拖延，立即商請英國副領事亨利斯和黃金榮的好友聶榕卿，會同組成特別法庭，於二十四日當天下午二時半，即在會審公堂審問應桂馨。

黃金榮親自到庭旁聽，他看見應桂馨穿了芝蔴呢西裝、綠大衣、綠呢便帽、黃皮鞋，不會打領帶，髮式是當時流行的左右平分，烏光閃亮。他的態度從容鎮靜，言詞尤其犀利。

英捕房由凱克律師代表，指控應桂馨與宋教仁被刺案大有關聯，也陳述古董字畫商人王阿法到英捕房投案的情形，並且提出證據：兇手武士

英在法捕房已經招認，是應桂馨用一千塊錢，買通他下手暗殺宋教仁。

王阿法和應桂馨在公堂上對面，難免有點畏縮，凱克律師問明他是在第二次到應家去時，應桂馨賄買他去「辦」人的。然後凱克律師又出示報紙上刊載的宋教仁照片，問他跟應桂馨拿給他看的那張照片是否相像，他竟然說是：「有一點兒像。」

堂上命應桂馨和他對質，應桂馨十分老練狡猾，他逼問王阿法，拿到他家兇書的是什麼畫？王阿法答是一幅仇英畫的手卷，上面畫的是山水、人物與松竹。

應桂馨頓時便高聲的說：「請堂上注意！仇英是中國的名畫家，他向來祇畫人物，從不曾畫過山水，至於松竹，更非是他的所長。」

轉過頭來，他再問王阿法：「你那幅畫是從那裏來的？」

當王阿法答說是從東清鐵路覺魯生處得來時，應桂馨又請堂上「特別」注意：「東清鐵路只有一位拓魯生，並無覺魯生其人！」

緊接着，他又再逼問王阿法：「你第二次到

我家裏，我跟你說了些什麼話？」

他問的太急，王阿法被他攪糊塗了，不假思索的便說：「我第二次到你家，因爲你不在家，沒有會到面，所以當時不會說什麼。這以後，我們便一直不會碰過頭。」

黃金榮在旁聽席上暗暗喊糟，果然應桂馨立刻便捉住了他的破綻，他歡喜的高嚷道：

「請堂上特別特別注意，方才捕房律師問話：王阿法說他是第二次到我家去時，我拿一張照片給他看，叫他去辦一個人，可是現在他却說，第二次到我家並不會和我見到面。」

說完，他又露一手，請求堂上將方才王阿法對凱克律師所作的證詞，宣讀一遍。當王阿法唯口無言的時候，應桂馨洋洋得意的坐下去說：

「我用不着再問他的話了！」

高高上坐的聶榕卿，暗地裏替王阿法着急，他問話的時候，故意的點他一點，讓他便於設法自圓其說。他問：

「你和被告是什麼時候認識的？他拿照片給你，叫你去謀殺一個人，究竟是在那一天？是不是就在你向他兇實字畫的那一次？」

王阿法實在不該機伶，他信口作供說：「認識被告，是在一個月以前，由一個在漢口當洋行買辦的朋友吳乃文所介紹。被告給我照片，只說要『辦』一個人，不會說要謀殺。至於時間，大概已有半個月光景，就是我向被告兜售字畫的同一天。」

供詞閃爍，不得要領，情況變得對於應桂馨大為有利，轟榨卿恐怕應桂馨利用機會，要求交保，然後設法脫逃。他和會審的英國副領事商量後，以見證未齊為理由，改下星期一傳齊見證後再審。應桂馨當即發帶回捕房，暫予羈押；王阿法則交保候傳。

應某施出各種手腕

應桂馨押回牢房之後，他便施展手腕，仍然能和外間暗通聲息，他一面延聘外國律師，為他奔走營救，一面促請上海有勢力、有聲望的士紳，幫他關說緩頰。最厲害的一着，是他企圖發動他的徒弟徒孫，聚眾滋事，破壞秩序，藉以要挾租界當局，放他出去。

因此，在應桂馨入獄期間；有一些昧於事理，毫無知識的小人，受了應桂馨手下的賄買和煽動，危言聳聽、散佈謠言，說是他們將要採取暴力行動，不惜一切代價，緝救應桂馨。於是一連好幾天，上海華人地區草木皆兵，人人自危。當時的江蘇都督是程德全，他已經聽到了風聲，深恐無知民衆，誤聽謠言，人心惶惑，妨害治安。三月廿七日江蘇水師會哨，程德全便叮囑各水師統領，貼出安民佈告，請大家千萬不要庸人自擾

；另一方面，他下令各軍警單位，一律加強戒備嚴密防範，勿容「匪類」趁機蠢動，為害地方。應桂馨這個人的神通廣大，由此可見一斑。法律途徑方面，應桂馨不吝斥資巨萬，聘羅禮士為首席律師，為他擔任辯護。羅禮士大律師在英法兩界都很兜得轉，他接獲委任，便於當日下午三時，專誠拜訪英租界的卜羅斯總巡捕。卜羅斯當即從囚房裏提出衣冠楚楚、雍容鎮定的應桂馨，而由羅禮士大律師當着卜總巡捕的面，和應桂馨研判案情。

應桂馨利用這個機會，在卜羅斯面前振振有詞，侃侃而談，他詳細敘述他遭了「冤枉」的經過，並且提出對他比較有利的旁證，他煞有介事的說：「我和宋教仁無冤無仇，毫無嫌隙，而且我個人一生從無暗殺的思想，對於政治，興趣缺缺。宋教仁究竟是被什麼人刺死的，我實在是一無所知。」

接着，他又大言不慚的扯謊說：「我加入國民黨多年，宋教仁先生和我是同志，前天我得到他被刺的噩耗，心裏非常難過。宋先生的靈柩由鐵路醫院出殯，移往湖南會館，那一天我還親自去執紼哩！」

談到王阿法的自動投案，他冷笑的說：

「誠然，我一向很喜歡古董字畫，見到有好處的，我也肯出大價錢收買。可是，像王阿法這種小生意人，我不但素無往來，而且根本就不認識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試以常理來說，倘若我真想行刺宋教仁，我會把如此重大的機密要事，輕易洩漏給素不相識，從無往來的那個王阿法嗎？」

羅禮士見他，「理直氣壯」，唯恐他一味覺得有恃無恐，反而誤了訟事，他輕輕的點他一下說：「至少那個山西人武士英……」

「他和我風馬牛不相關，」應桂馨推得一乾二淨的說：「我還是無辜被囚於捕房以後，方才聽到他的名字。」

羅禮士頓了頓，再問他：「法捕房已經搜查過你的家，聽說他們搜到了一些重要的證據，你知道嗎？」

應桂馨斬釘截鐵的說：「我絕不相信他們會搜到什麼證據。」

「為什麼呢？」

「因為我家裏根本就沒有什麼證據，老實說，我跟宋教仁被刺的案件，絕對不相關聯。」

維持秩序改換法庭

羅禮士得人錢財，與人消災，他不是法官，坐在一邊的卜羅斯，也不會執行過法官任務，律師和當事人商研案情，應該通力合作，雙方都要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。如今羅禮士覺得應桂馨太緊張，不肯好好的商量，什麼都矢口否認，他誤把自家重金禮聘的律師，當作了庭上的法官。羅禮士也就不再往下問了。

三月卅一日，應桂馨涉嫌主謀行刺宋教仁案，第二次開庭，地點仍在會審公堂。審判官有英國的副領事康氏、上海地方審判廳長黃涵之和會審公堂的關炯之，人稱關老爺，通譯楊潤之，也和三大法官並肩坐在堂上。

預定下午兩點半鐘開庭，可是大自鳴鐘剛剛

敲過一點，便已有大批的旁聽者絡繹而來，兩點鐘不到，旁聽者為數已達五六百人，接踵而來者無法估計。原定的會審公堂最多只能容納二三十人旁聽，於是卜羅斯下令西探擊槍把守大門，不許「閑人」出入。

旁聽者擠擁攘攘，人語喧嘩，有人聽說審訊處改在樓下的大公堂，大家爭先恐後，擁在大公堂的四週。當時有西探腰佩手槍，印捕肩荷馬槍，在大公堂附近來往逡巡，維持秩序。

兩點鐘，人人都在等候應桂馨登場，忽然來了幾名公役，把大公堂裏律師座位桌椅一一抬出，逕往樓上而行。這時，有人弄明白了緣故，於是高聲喊叫：

「是在樓上審啊！」

接下來是秩序大亂，旁聽者紛紛奪門而出，奪梯登樓，可是樓上一條通道都有英國巡捕把守。

旁聽者遙見公堂，可望而不可及。直到兩點三刻閉審，旁聽者大聲鼓噪，西探頭目阿姆斯脫迫不得已，放了百多個人上去，於是又是一片紊亂，公堂窗口的玻璃，都被擠破了好幾塊。

當時，被阻在樓下等候審訊消息的，居然多達兩千餘人。上海會審公堂從來不曾這麼熱鬧過，也從來沒有這麼緊張過，應桂馨在上海的徒眾實在不少，他們多半無知無識，粗鹵橫暴，誰也料不准會發生什麼事情。

英國領事鑒於應桂馨素性狡猾，必須將蔣押在法捕房的武士英捉來，和他當面對質。他和法國領事面議，法國領事表示同意。黃金榮說這個

犯人太要緊了，說不定袁世凱、趙秉鈞或應桂馨，都會派人來伺機將他殺死滅口。所以那一天法租界為「武士英起解」，便衣密佈，如臨大敵，由黃金榮和四名西捕坐一輛汽車，負責押送。他們是在下午兩點一刻出發的。武士英在得了一千塊的血腥錢後，他已經買了一些西裝和袍褂。當日他為了要在公眾面前「亮相」，特地換了一襲灰羊皮袍、元色對襟花緞馬褂，頭戴狐皮便帽，他搖搖擺擺的從囚室裏走出來，窮極無聊被人收買的兇手，倒像是位瀟灑紳士了。不過掃興得很，他剛出門，便由兩名西捕，一左一右，用兩副手銬，把他牢牢的銬住。

坐在汽車上面，武士英左顧右盼，非常得意，當他被押到會審公堂樓上時，他還沾沾自喜的告訴人家說：「一輩子沒有坐過汽車，今天因為犯案開了洋葷，倒是挺開心的！」

改期審理鐵證如山

費了很大的氣力，安排好的會審公堂大審，竟被應桂馨聘來的洋律師艾立司，巧妙的以搜集證據時間不及，和公堂內外旁聽者太多，秩序不佳，可能影響審判等兩大原因，請求堂上改期研訊。而堂上的英國領事和開炯之，居然也就俯允所請；這一來不僅使主控的律師大為驚異，而且令所有關心宋案的人，極感憤怒焦急。因為他們知道，應桂馨這一次施出拖延審訊的辦法，準是在北平與上海之間，有什麼重大的陰謀在暗中進行。

的華人，包括黃金榮在內，一面施用輿論的壓力，一面多方聯絡奔走，乃使第三次出庭，得以順利的如期舉行。那一回，應桂馨和武士英當面對質，武士英見了應桂馨，似乎有點怔忡、畏懼，他企圖推翻前次被捕時在黃金榮面前所作的供詞，一會兒說他祇跟應桂馨見過一面；一會兒又虛構出一個叫「陳玉生」的人來，說是陳玉生指導他如何行刺宋教仁的。主控律師於是一一加以駁斥，最後，法捕房方面請求公開黃金榮他們搜查應宅時所獲的證據，那裏面赫然有趙秉鈞和洪述祖往來的密電碼，以及洪述祖指使應桂馨行刺的電報與信件，證據確鑿，昭昭在人耳目，應桂馨和他所聘請的四位外國律師，至此已無法再作狡辯，於是全案真相大白，應桂馨在會審公堂上俯首認罪，他說：「確是因為袁世凱畏懼宋教仁北上出席國會，深恐對他有不利，所以由國務總理趙秉鈞，授命洪述祖指使本人，賄買兇手行刺是實。」

洪述祖全家逃出京

當日，案情公諸於世，袁世凱以堂堂臨時大總統，竟然授命國務總理，收買兇手，行刺國民黨代理事長，不但國際輿論為之譁然，全國同胞，更是一致的表示嫌惡憎恨。不久，討伐袁世凱的「二次革命」終於在南方各地熱烈展開。

于右任在上海所主持的「民立報」，當其駐北平記者獲悉宋教仁案這一驚人發展後，翌日上午，便到內務部去訪問被應桂馨牽了出來的洪述祖。可是洪述祖早已知道自己「東窗事發」，把

難容於國人，即使在袁世凱勢力範圍裏，他也不敢勾留。那天一大清早，他便托詞身上長瘡，要到天津去治療，其實他是帶了家眷，細載所有的衣物行李，席捲而去。民立報記者由內務部再往洪家去找他時，發現那幢華麗的房子裏，只剩下兩個傭人看門。

民立報記者再趕回內務部，通知他們，宋案要犯洪述祖，已經全家潛逃，內務部迫於無奈，只好由警察總監下令，派五名警探趕到天津。但是當他們抵達天津時，洪述祖獨自一人，早就坐上了津浦路火車，潛往青島。

袁世凱和趙秉鈞，一面縱使洪述祖逃走，一面裝模作樣，命令天津道將洪述祖留在天津的家眷扣留。派密探多人，到青島去「搜捕」，此外，再由國務院通電各省，「嚴行緝拿」。

洪述祖是江蘇武進人，他指使應桂馨行刺宋教仁的消息揭佈，他的同鄉「一羣武進公民」，上書北平政府，直指洪述祖是「吾鄉敗類」，說他「一見囚於臺灣，再見逃於平壤，三則賄賣涇汀，吾鄉人士數年前曾傳檄聲討，洪不敢家居。」他們又說：「民國人才搜羅及此，至堪浩嘆。」「應請內務長自行檢舉，無論案情如何，將洪解職歸案，以成定讞，倘若能開誠佈公，尚足以收拾人心，維持國是。」這是當時民意，對於宋教仁被刺案的強烈反應。

和袁雙重親家關係

洪述祖成了八方矚目，人人皆欲得之而甘心的人了。他這個人，究竟壞到什麼程度呢？洪述

祖，字蔭之，當年五十歲，他是江南名士洪亮吉的嫡裔，為人陰險狠毒，貪婪專橫，但是交際手腕極為靈活，是個標準的無恥小政客。他曾在臺灣盜賣軍火，私通外國，被劉銘傳捕獲趕赴法場砍頭，却由他的朋友，苦苦哀求，救了下來，改判充軍。十年後遇赦回家，又去走岑春煊的路線，到漢口當過清文局坐辦，他竟勾通洋人，盜印地契，釀成國際交涉。張之洞時任湖廣總督，又要砍他的腦袋，由趙鳳昌說情，救了他的性命，於是他在滬往上海，專做代購軍裝機器的買賣，不數年間便發了大財。後被李伯行派他當安徽鐵道局的坐辦，因為招搖撞騙而被逐，再跑到天津，捐了個候補道，居然勾結外國人，私借洋款，盜賣礦山，被軍機大臣陳夔龍參革，永不敘用。他在滿清時代做了多年的官，犯過無數罪條，所獲的考語是：「大膽妄為」。

民國以後，袁世凱當第二任臨時大總統，洪述祖立刻成為北平政府炙手可熱的紅人，因為他和袁世凱是「雙重親家」，袁世凱的五姨太是洪述祖的妹妹，最後收的十五姨太，芳名翠媛，居然又是他的姪女。有這兩條內線關係，唐紹儀組織內閣，袁世凱竟想發他為秘書長，後來因為有人批評他不正派，反對聲浪高漲，袁世凱才把他安排在內務部長趙秉鈞的手下當秘書。民國元年九月廿五日，趙秉鈞升任國務總理，他仍然替趙秉鈞製管機要。

趙秉鈞身世皆偽造

趙秉鈞號智庵，他是袁世凱的心腹、智囊，

政治方面的第一員大將，然而他却是一個孤兒，連姓名籍貫一概都是後來偽造。小時候他在河南臨汝一家富戶當書僮，長大了他就一直追隨袁世凱，由典史、同知、巡警道，爬到民政部侍郎、尚書。滿清朝廷宣告遜位，便是趙秉鈞天天進宮去逼出來的。民國後洪述祖跟着趙秉鈞，兩人臭味相投，如魚得水，短短一年不到，他們便上下其手，在北平電車公司成立，通運公司包運倉米，和屢次的小借款案中，撈了不少的非份之財。

民國元年，應桂馨潛返上海，利用租界為掩護，大張旗鼓，組織秘密公司，專與日本浪人來往，代替東北馬賊和長江一帶鹽梟，購置軍火。同時他組織了一個「暗殺隊」，專門寫信恫嚇國民黨的當道諸公，在他純粹是為報復，但是在袁世凱、趙秉鈞的眼裏，却以為這一個地痞大可以利用。於是由洪述祖秘密帶來，在上海住了四個禮拜，和他傾心結交，然後把他帶到北平，謁見大總統，給他一個空頭「稽查長」的頭銜，負責長江一帶的「偵探」工作，先發「開辦費」五萬元，每月薪俸一千大洋。這樣的待遇，他怎能不為他們效命。

經過將近半個月的交涉，英法租界當局同意將「宋教仁案」移轉給上海檢察廳審理。四月十六日，程德全和江蘇民政廳長應德闓，雙雙從南京趕到上海，會同上海檢察廳廳長陳英，當天就在上海交涉使署，親自檢查應桂馨和武士英移交給上海檢察廳監守。

兇手突在獄中自殺

在應桂馨、武士英雙雙落網，上海地方法院還沒有對趙秉鈞發出拘票以前，北京政府，手忙脚亂。趙秉鈞做賊心虛，欲蓋彌彰，他曾一再當着衆人向袁世凱訴苦說：「我本來不想幹這個國務總理的，是總統再三的相挽，只好出來勉爲其難。」

可是到職以後，日夜辛勞，現在頭髮也白了，牙齒都掉了，我這樣辛苦，還是得不到別人的諒解，居然連宋教仁被刺的案子，有人還疑心是我主使呢？我憑什麼要受這樣大的冤枉？總統，你讓我辭職到上海去，我要和那個兇手當面對質！」

可是，當程德全他們即將公佈宋案罪證的消息，傳到北京，趙秉鈞就絕口不提這些話了。他不但提，甚至又採取了「非常」的手段，上海地方法院宣佈四月廿五日正式開庭，審理應桂馨，武士英行兇殺人案。就在頭一天的晚上，拘押在中國監獄的武士英，竟會突如其來的吃紅頭硫磺火柴自殺，事後查悉，那些致命的火柴頭，是有人逼他吃下去的。

黃金榮每次談到這件事情時，都是無限懊恨，十分感慨，那麼許多人，花費幾許時間心力的收穫，在一夜間付之東流。同時，這次突變的發生，使中國人全都感到面子上黯然無光。

武士英一死，趙秉鈞也就用不着再辭職南下，跑來和兇手對什麼質了！他一直拖到五月一日，方始在國內外輿論交加攻擊之下，以病爲由，呈請辭職。袁世凱還在惺惺作態，准給病假十五天，國務總理一職，特任陸軍總長段祺瑞代理。

袁又反誣爲陳滅口

趁此機會，袁世凱意圖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，又來狡賴，他誣指武士英是被陳英士毒殺以滅口的，而應桂馨在獄中則「日夜防護，以巨金賄典獄者，每食必與人共座，俟人先嘗，然後下箸，否則不食，其危險之狀已可想見……」他完全忘了前此他曾誣譏陳英士「以廿餘萬之巨款賄通法公堂，將供詞全部抽改」了。

事實上呢，武士英被毒斃後，應桂馨在監獄裏過得十分寫意，他的鴉片烟癮很重，起先他是買通獄卒，暗中私運他家送來一疊疊的手帕，每一張手帕都塗染了鴉片烟漿，他便這麼將就着吸食。武士英死了，他心知獄吏駭怕他也來個暴卒，那樣宋教仁案即將死無對證，不了了之。因此，他趁機要挾，要豐美榮箱，要讓他在牢監裏開聲抽鴉片，獄方拿他無可奈何，只好一一照辦。武士英死得蹊蹺，益發引起國人的公憤，袁世凱的陰險毒辣，竟能謀害他的功狗於數千里外，使得公開審判被迫爲之延期。於是，程德全、應德闓乃在四月廿六日，聯名發表通告，並將宋教仁案的鐵證，全部予以製版，發交各報掲載。

密件證明謀刺歷程

這些來往函電的公佈，不但明白指出刺宋案的罪犯，而且揭示了這一驚人案件的秘密進行歷程，函電中發表的大多數是黃金榮從應桂馨家裏抄出來的原件。其內容如下：

(民國二年一月十四日，趙秉鈞致函應桂馨

，略謂「密碼送請檢收，嗣後來電逕寄國務院可也。」(外附密碼一本，上註國務院應密及年月日字樣。)

(民國二年二月二日，洪述祖函應桂馨：「弟(指應桂馨)須於事前逕電老趙(指趙秉鈞)索一數目。」)

(二月四日，洪又寫信給應桂馨，他說：「冬電到趙處，即交兄(洪述祖)手，面呈總統(袁世凱)，閱後頗喜，說弟(應桂馨)甚有本領，既有把握，望即進行。」)

(三月十三日，洪述祖打給應桂馨的電報：「毀宋(教仁)副助位，相度機宜，妥籌辦理。」)

(三月廿一日，即宋教仁被刺的第二天，應桂馨拍密電向洪述祖報告：「匪魁(指宋)已滅，我軍無一傷亡。」)

從這些密函電報裏，可見應桂馨和洪述祖是暗殺案的主兇，國務院是教唆暗殺的大本營，國務總理是主謀行兇的殺人犯，等於已經一呼之而出，真相大白了。

四月底，德國派駐青島的膠州總督，查到洪述祖匿居青島的地址，他激於義憤，曉得他是主使暗殺宋教仁先生的同謀犯，立即將他逮捕，予以扣押。這時袁世凱竟然不顧一切，公然派內務部次長言敦源到青島辦交涉，要求將洪引渡，德國人礙於國際公法，只好交出洪述祖，於是他又逍遙法外，重獲自由。

發拘票拘捕趙秉鈞

五月八日，在國民黨人士和江蘇都督程德全的敦促之下，上海檢察廳突然霹靂一聲，公開宣佈發出拘票，不管有何阻撓要拘拿現任的國務總理趙秉鈞。

趙秉鈞和袁世凱奸謀盡洩，受盡國人的詈罵，輿論的撻伐，使他們焦頭爛額，老羞成怒，不惜公然造謠，無中生有，宣布在北平也破獲了一個暗殺組織「血光團」，而團長便是開國元勳國民黨要人黃興。袁世凱御用的「北京國報」標出特號大字：「偉人造反」，更進一步誣指湖北李爾霖的叛逆案是黃興所「主使」，國民黨系的報紙忍無可忍，於是也用大字標題直指袁世凱「總統殺人」。

宋教仁先生遇刺的時候，國父孫中山先生正在日本，他接獲噩耗，在三月廿五日即趕回上海，主持國民黨黨務，並且順應全國國民要求，對陰謀竊國的袁世凱加以討伐，轟轟烈烈的「二次革命」，自五月廿八日國民黨人士襲擊上海製造局為起始，袁世凱和國民黨既已兵戎相見，袁的猙獰面目漸次顯現，那幾個東逃西竄的刺客兇手，也就一一的無所顧忌的露了臉。

黃金榮是深信「天理昭彰，報應不爽」的人，所以他常常對人提起刺宋案那幾個主使人和兇手的悲慘下場，用以警惕別人。當然，對於他當年追隨國民黨人士，會同偵破學國瞞目的宋案，起先獲得輝煌勝利，繼而遭受重大打擊的那一段不愉快回憶，應桂馨他們後來一個個的不得善終，惡有惡報，也總算給了黃金榮不少的安慰。

應桂馨逃獄到青島

七月廿五日，應桂馨公然自獄中逃了出來，事先，他花了大量的金錢；賄買「典獄者」，同時並指使他的一批手下，裏應外合，居然讓他成功的逃了出來。他逃獄後，便直接逃往青島，住在租界裏面，隱名埋姓平時很少出門。當然更無復當年的豪情勝概了。

趙秉鈞的病假期滿，袁世凱發表他當直隸總督，此人不愧深通厚黑之學，儘管國內外輿論把他罵得狗血淋頭，他仍「笑罵由他，好官我自為之」。不過由於宋案的披露，他和袁世凱之間的親密關係漸生裂痕，兩個人內心裏互相怨恨，只是不會形諸表面而已。

趙秉鈞當直隸總督的時候，洪述祖在青島九水，利用他的造孽錢，建了一幢美侖美奐的別墅，他成為青島市上瀟灑的寓公之一。

向袁索酬應某暴斃

應桂馨逃到青島，「二次革命」已近尾聲，他儼然以袁氏王朝的功臣自居，兩次公開發表請求「平反冤獄」的通電，後來看着袁世凱毫無反應，他便在十月二十日跑到北平，住在李鐵拐斜街同和旅館。還不會去見袁世凱，先找到了他在上海的舊相好胡蕤雲，原來胡也到北平來了，她當時在櫻桃街松翠班妓院搭班哩，兩個人又像先前的打得很火熱。

幾次請見袁大總統，都被碰了壁，應桂馨便直接寫信給他，請求履歷「毀宋酬助」的諾言，

他要索「助二位」，現大洋五十萬。袁世凱叫人向他示意，給一筆路費，早日離京不行；應桂馨派頭大得很，他說不可以，堅持要照他所開出的條件。來人警告他：「袁大總統不是好惹的，你別在太歲頭上動土啊！」應桂馨聽了，放聲大笑，他十分倨傲的回答说：「你們把我姓應的當作什麼人？難道我應桂馨便是好惹的嗎？」

過不了幾天，一個月黑風高的冬日晚上，四名彪形大漢，說是他們奉派前來搜查煙土，翻牆進了胡蕤雲的班子。應桂馨經常都睡在妓院裏，這夜恰巧不在。

深夜時分應桂馨回到松翠班，胡蕤雲把方才驚險的一幕告訴了他。

應桂馨聽後明白了，這才曉得自己的處境已相當危險，他嚇得一大清早便乘快車回天津，不敢再在北平逗留。但是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，袁世凱的特務是何等的厲害，他們早就牢牢把握了他的行蹤。應桂馨坐在頭等車廂裏，車輪正在轟隆隆的響，忽然從外面閃進來一條大漢，手一揚，砰的便是一槍，翌晨車抵天津車站，車役方始發現，應桂馨已經變成了一具屍體。

陸建章以後的恩仇

奉袁世凱之命，行刺應桂馨的是北平執法處偵探長郝占一，擔任巡風的是偵探王雙喜。郝占一是袁世凱的親信侍衛，自從幹了這件差使，袁世凱對他寵信有加。可是到了民國三年六月廿日，袁世凱命陸建章署理陝西督軍，他派郝占一眼去做官，郝占一與沖沖的由北平趕赴西安報到，

却不料陸建章早已奉到袁世凱的密令，他一抵達，便被陸建章派人將他執行槍決。而陸建章自己，則於民國七年六月十四日，在天津被徐樹錚槍斃！徐樹錚呢？他在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被馮玉祥捕殺於廂房。然後是馮玉祥在抗戰勝利以後，在蘇聯黑海給俄國人活活燒死。郝占一解決應桂馨時，奉派擔任助手的小偵探王雙喜，在北平一家小旅館裏住着，輾轉聽說陝西都督陸建章槍斃了郝占一，兔死狐悲，驚駭萬狀，精神分裂結果發了瘋，大呼小叫，就地亂滾，忽而狂喊宋教仁在證他，忽而又嚷應桂馨拎着腦袋說：「還我命來！」不幾天，亦便癲狂而卒。

承上啓下，負責聯絡佈置的洪述祖，他是個難甘寂寞，不安本份的人，在青島享了四年的福。民國六年他又安靜極思動，自投天羅地網，他化名為張皎安，潛回上海做生意，宋教仁的哲嗣宋振呂，和宋氏生前秘書劉白得到了消息，查訪追蹤。有一天，洪述祖由於債務糾紛，被一個德國人扭送巡捕房，他當場還錢，逃出捕房外，劉白和宋振呂早已等他好，上前一把握住，親手將他逮捕，解送上海地方法院，復由上海地院移解北平高等法院，罪證俱在，無從狡賴，洪述祖乃以主使殺人罪，二審被判處絞刑。

洪述祖趙秉鈞下場

民國八年四月五日，北平高等法院剛從英國買來一批絞首刑具，洪述祖算是「開頭刀」，新機發動，劊子手不知怎的用力過猛，將洪述祖的一顆頭顱給絞斷了下來，國內同胞大家為之拍手稱快，「宋教仁顯靈」的傳說不脛而走，因為所

有加害於他的人，不論敗露或就戮，個個都死得那麼奇特與不凡。

洪述祖的頂頭上司趙秉鈞，比洪述祖還要早死三年，應桂馨被郝占一暗殺於京津鐵路火車上，趙秉鈞在當直隸督軍，督軍衙門就在天津。神秘暗殺案發生後，只有他肚皮裏有數。他以為袁世凱和他還是早先無話不談的老交情，為應桂馨的被害，他曾當面責問過袁世凱，而且自此以後，常常翻來覆去的這麼說：「以後誰還敢給你袁大總統辦事呢！」

這句話終又引起了袁世凱的殺機，民國三年三月廿七日，距離應桂馨之死不到一個月，趙秉鈞在天津督軍衙門宴客，餐畢客人全都好好兒的沒事，偏偏只有他這個主人，當場中毒，七竅流血而死。死後袁世凱還假惺惺送他一塊匾，文曰：「懷懷良佐」，真是十足的假慈悲。

宋教仁殉難以後，袁世凱大總統的地位，日趨穩固可是他也一直沒有好日子過，由民國二年

二次革命開始，年年大動刀兵，使他那支北洋勁旅南征北討，疲於奔命。後來他竟妄想做洪憲皇帝，在歷史上鬧了無數的醜劇，末後仍是受盡唾罵，眾叛親離，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護國軍自雲南起義，各省羣起響應，袁世凱兵敗如山倒，拖到五年六月六日，這一代梟雄，終於羞憤成疾，病死在新華宮裏，沒有獲得好的下場。

宋教仁的墓地在上海閘北，額曰「宋園」，地點不大，却頗有林木之勝。墓前有一座銅像，塑宋教仁坐在一張椅子裏，支頤沉思。花崗石的石座上，正面是章太炎篆的「漁父」二字，座陰是于右任勒的贊銘：文曰：「先生之死，天下惜之，先生之行，天下知之。吾又何紀，為直筆乎？直筆人戮，為曲筆乎？曲筆天誅。嗟乎，九泉之淚，天下之血，老友之筆，賊人之鐵。勒之空山，期之良史，銘諸天地！嗚呼！」

「宋園」在民國廿一年二八淞滬之役，曾遭兵燹，抗戰勝利後，又予修葺恢復。

奇人奇書 海內孤本 中華文化 珍貴遺產

清·金

聖嘆評

天下才子必讀書

本書共收錄歷代才子傑作三百五十四篇，篇篇詳加批註，句句妙語如珠。精裝十八開上下兩巨本。定價每部九〇〇元。國外每部定價美金二十五元，另加掛號郵資。

中外雜誌社代售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